〈迴音壁：給繼任者的盲文〉

青綠的覆蓋物已被成規刮落
我們曾誤認桌面上游移的會議冷光，是晝夜的晶體
直到肉身在無聲的窪地裡
被時間銼削成一具具等候受封的石膏

痛楚從不以潮汐的姿態示人，它是尖銳的固體
在斷裂的骨殖與骨殖之間
強行撐開一片允許苔蘚蔓延的陰影

我們學會用最緘默的姿勢朝內扎根
將那些盲從與喧嘩
熬成骨髓裡不再流動的汞

這座城市的風，總在揣摩權力的方向
我們把年少的稜角，摺疊進得體的衣褶裡
在歡飲的杯盞底，看見看客們集體豢養的空殼
那些無法言說的，遂成為日落時分
一場不驚動風雨的自燃——

火炬的質地，原是冰川的碎片
交接時的躊躇，是一場不帶血肉的剝離
如今，我退入多餘的旁白
把手心殘存最後一絲風暴的灰燼
悉數遞進你尚未起繭的掌紋

去吧，去認領你應得的刺槐與荊棘
去在無眠的盲文裡，摸索出自己的經緯

而我已是岸，一座不再涉渡的冷山
靜靜指認你在風的裂口處，正要完成的——
第一次陣痛。